



静物(油画) 2014年 司徒立

滑疑之耀

——司徒立绘画中的光

■ 蒋梁

司徒立的绘画,古意、幽深、静穆。观之,令人有“忽逢幽人,如见道心”的通透感。这是艺术的境界,也是诗之品质。

司徒立喜爱画兰花、古瓶、空间、林中空地。就外在题材来说,它们可称为静物画、室内画和风景画。但在他的绘画生命中,贯穿于这些事物而不变的,是其对光的描绘。甚至可以说,光才是司徒立绘画真正的主题。这不可替代的光,照亮了他绘画内在的灵魂。唯有其光,才令其通透。

司徒立绘画中的光不是瞬息万变的自然外光,它具有一份内在的坚实和宁静,呈现出更为恒久的实质性。司徒立所画的光是整个画面所浸浴其间的氛围,带出一种环绕在作品周围令人着迷的、若即若离的存在。这是一种既属于对象又属于自身本性的沉淀着的永恒的东西。所以他的画也更为静谧、单纯,意境深远,令人与自然契合。

对司徒立来说,画光是一种古典式的静观的体验,它是一种生成和充盈,如同中世纪的修士,在灵修中静观神圣之光的显现。这体验导致司徒立画面的光充裕但不耀眼,也不给人明媚、灿烂的感受。相反,我

觉得这光常常是潜隐光亮而不露,和光同尘。这一点尤其在《澄明》《静穆》《雄浑》《谷地》《纤秾》等作品中体现出来。所以,在这光的充盈中,我们看到那些事物在他的笔下转化为丰富统一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由事物而是由光的精神所组成——一个精光聚集的物化世界。司徒立的画面随着光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它让我们意识到时间的流动性和空间的永恒性,并以真诚与单纯来感受、汲取现实中的诗性意义。

庄子在《齐物论》中曾经也说到一种光,这种光被称为“滑疑之耀”。这种光晃动着有无,非真非假,所以它根本无法捕捉,它时有时无,又包容万物,它能明照万物为“道通为一”,它是一种境界的开显,它是一个光明,而这光明又韬晦和光,幽而不耀……

司徒立说:“这是一种神秘的光,这种光对人最是诱惑。”诱惑并非来自确实不疑的显现,恰恰相反,是来自它的不确定性。它是“不断生成、不断流变”的存在。由此,司徒立光的绘画实际上是诗意地描绘了存在之真理,他的绘画蕴含着规定的规定性而特别地切近于绘画的本真性。在这个意义上,司徒立是别具一格的画家。

李磊:诗性的抽象

■ 奕品

抽象艺术至今仍被大多数人认知为无法理解的艺术类型,原因不外乎是观者看不见画面上具体的形象。而它恰恰不是艺术家心灵的返照,传达出创作者眼中的样貌、内心的世界、精神的依托。在抽象艺术家李磊看来,抽象直接指向视觉的本质,具象的本意则容易被表象所干扰。具象中的“象”重点在于眼中之象,而抽象中的“象”重点在于心中之象。当观者意识到心中之象,对于抽象艺术的了解便会往前迈一大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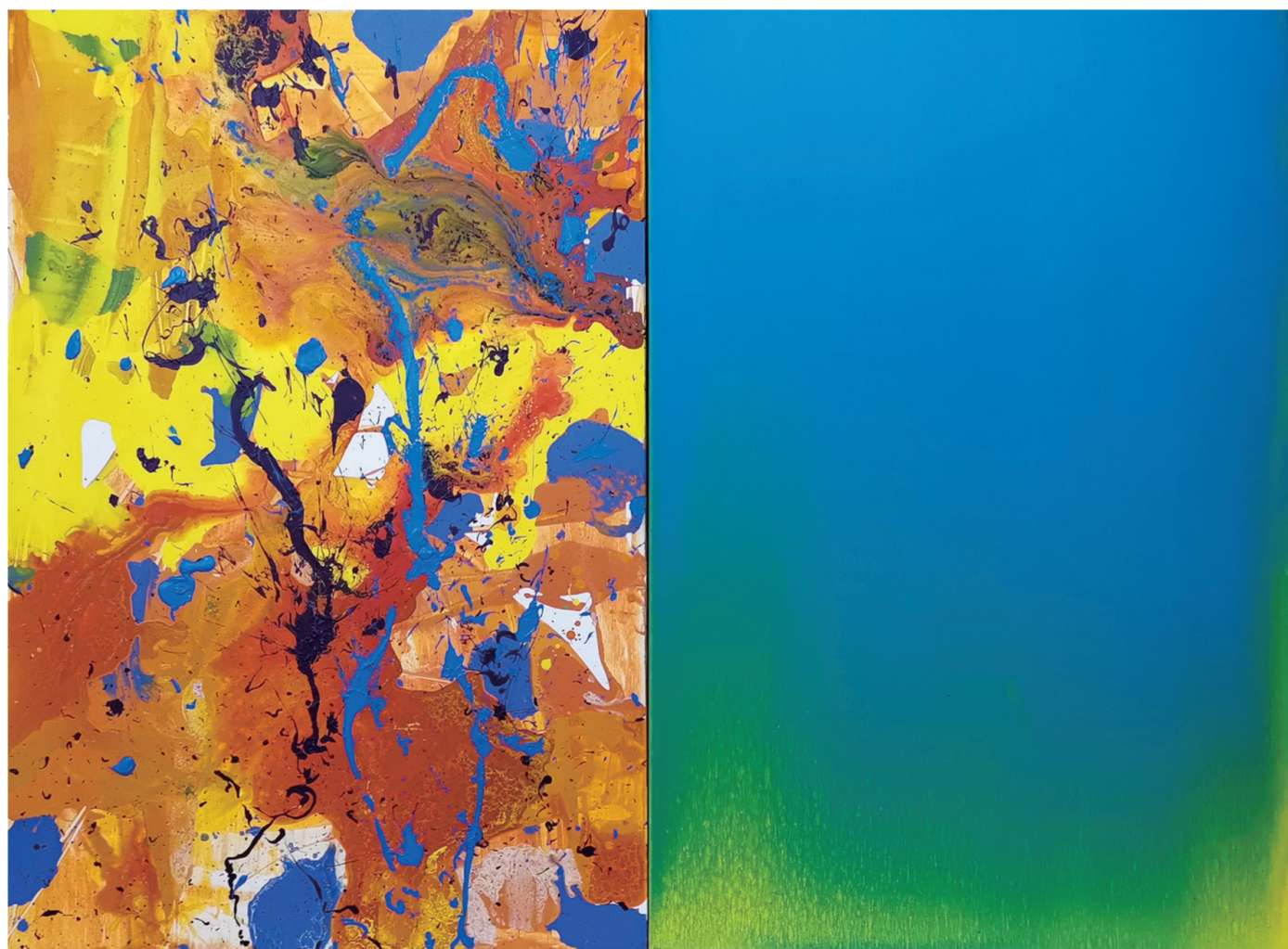
11月14日,李磊以“诗象”为题首次在英国伦敦举办个人展览,此次展出的李磊新作《止观》为两幅绘画组合的联画作品,两件调性迥异的作品并置,一个是充满表现性构图与大胆用色的画面,另一个是富含精神性冥想色彩的平静渐变画面,在此组合下,作品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意涵。

这种并置组合是李磊今年开始创作的一种绘画形式,是基于对不同时间空间、不同思维模式、不同情绪状态的反思,李磊说:《止观》是开放的、扩散的、趋于圆融的。把这两种气质的画面放在一起,让人们看到世界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暗示了时间、空间的多维与复合。透过层层笔刷的堆栈

创作,在颜色的建构中,色彩与笔触达到和谐的平衡,画面中毫无冲突留下的痕迹,进而呈现出充满悟性的体悟。

李磊还试图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实践,去诠释他对于“止观”的感悟。因此在欣赏他的作品时,看到音乐的律动性,以及充满戏剧性、具有张力的情感。透过大胆的用色与富节奏性的笔触,李磊创作的一幅幅既有现代感又充满恬静诗意的作品,不仅能引起观者情绪上的共鸣,更令观者体验转化成既亲密又富情感的一场对话,带领观者从宇宙的起源与发展,延续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从中探讨生命的意义。

艺术评论家龚云表评价,李磊的诗性抽象艺术,实际上是一种情理交汇的结果,是一种将创造激情通过有意识的自我控制和精心制作,达到完美的理性表述。从这个意义来说,李磊成为一位上海的抽象艺术家,自有其必然性。这是一个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历史和文化的大情境中作出的选择。是渗透着本土文明的内在思辨,表达地域性的民族审美情怀的理念,驱使他作出这样的选择。



止观一云水间(油画) 2019年 李磊

白海:大墨玄黑里的白线灵光

■ 朱虹子

表达意境之美乃是中国山水画传统的核心追求,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现代水墨画家多以融合中西为主要艺术观念,但其中优秀者并未与这一传统割裂,而是通过美学价值的拓展和精神情感的个性化追求,不断丰富这一伟大传统。白海以冰纹乍裂、变幻灵动的白线,计白当黑,以虚驭实地创造了一个以树为峰、松风万壑、霜凝雪挂皆雾凇的冰雪世界,其意境之美,常常是一派寂静的、孕育着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寄托了作者对于生于兹养于兹的黑土地的深厚情感。

生于艺术世家的白海,早年于传统绘画用功颇深,在研习历代雪景绘画作品时,白海发现表现东北地区自然景观雾凇的作品却是空白,而他对此情有独钟,多次尝试,传统技法

均无法达到表现这一题材的理想效果。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他便立志研究表现雾凇这一自然奇观,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艺术跋涉。他的足迹从松花江畔,到黄山之巅,到九寨沟。他以自然为师,打破陈规,废画三万,创造了表现雾凇雪景的“三波留白法”“隐笔留白法”“雪山蛇皮皴”等独家技法,并得到了一直身体力行推动中华水墨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刘国松的指导和鼓励,逐步完成了由传统水墨向现代水墨转化的“中年变法”过程,其点、线、墨、色每个元素都赋予了现代形态和独有的活力。他创造了一种巧夺天工的白线法,其白线从大墨玄黑或宝石蓝色墨中虚灵而出,如冰纹乍裂,秀丽奇峭;白点繁密而富于变化,着意不在于塑形而在于生发诗化的意境。在黑与白的无穷变幻中表现天地之间虚实相生、负阴抱

阳、生命不居于一隅而在于流转的中国哲学意蕴。

近年来,学术界对白海的创作高度关注,刘国松、皮道坚、刘子健等现代水墨的重要推动者,先后撰文予以推介。我和白海相识十数年,一直为其对艺术的痴迷和全身心的投入所感动,为其由传统水墨转向现代水墨实现“中年变法”的自我革新勇气所感染,更为其子子独行,不求闻达,长期甘居于东北农村,扎根乡间写生创作的超然性情所感念。深圳美术馆张燕方馆长曾和我一起在白海家居内观其近10多年来的数百件新作,其墨色之光华纯净,超越绝俗之气阵阵袭来,遂决定邀请白海到深圳美术馆办展。于是,在凛冬将至之际,“白线灵光——白海雾凇创作展”为南国带去了这最富于东北黑土地特质的艺术佳构。



霜的绽放(国画) 2013年 白海